

The beloved and timeless heroine who has inspired millions of girls

加拿大经典名著安妮系列二

少女

Anne of Avonlea

[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安妮

中国Anne Fans 热力推荐

作为一种成长小说,
The Anne Series
畅销西方近百年

绿山墙的Anne
营造世界旅游胜地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beloved and timeless heroine who has inspired millions of girls

加拿大经典名著安妮系列二

少女

Anne of Avonlea

[加]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马爱农 译

安妮

浙江文艺出版社

底图为“情人的小径”

责任编辑 王雯雯
装帧设计 张妙夫
人物绘图 金光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安妮/[加拿大]蒙哥玛利(Montgomery, L. M.)
著;马爱农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7(2003. 1 重印)
(安妮系列小说)
ISBN 7-5339-1589-5

I. 少... II. ①蒙... ②马...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651 号

少女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马爱农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4 字数 185000 印张 7.875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5339-1589-5/I·1410 定价:15.00 元

前 言

编辑 编辑这套“安妮系列小说”，是因着友人的女儿——一位阅读面极广的中学生近乎恳求的建议：“《绿山墙的安妮》（国内几年前已有中译本）棒极了，你们接着往下出续集吧，我都等不及了。”她母亲告诉我，这女孩与她的一位同学至少看了几十遍《绿山墙的安妮》，两人原来都是不爱说话的小女生，现在性格大变，都学安妮，互相比着谁先拿奖学金，谁更加伶牙俐齿……

一年以后，当“安妮系列小说”前四本书稿译好编定，静静地摆在我面前时，我被感动、启悟、愉悦、喜爱重重裹挟，我认定这是一块未被中国读者开掘的宝藏，安妮将成为女孩子们的心灵伴侣。知道原《世界文学》主编、外国文学专家李文俊先生曾去过女作家的故乡，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编辑 李先生，我们都知道您是中国翻译和研究美国大文豪福克纳的权威，却怎么会在前些年拐了个弯，去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寻访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利，也就是《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呢？

李文俊 我折服于福克纳一类现代派作家作品的深奥曲折，却更喜欢儿童文学的亮丽明快，《绿山墙的安妮》就是一本亮

丽明快的书,尤其是它的英文原文我很爱读,我生病时总读原版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缘由之一;缘由之二,主要想为异国的小安妮打抱不平。“安妮系列小说”在英语国家畅销近一个世纪而不衰,《绿山墙的安妮》被译成数十种文字,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又搬上舞台,改编成音乐喜剧,加拿大人提起它都会精神亢奋、眼睛闪光;而在中国大陆,中译本的影响却很小,只在喜欢它的读者中悄悄流行,而读者对这位创作了令加拿大人无比自豪的不朽名著的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更是几乎一无所知。正因如此,我才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报了去女作家故乡考察然后撰文介绍的计划。

编辑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我见过她一张很美的相片,看她模样,一定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

李文俊 哦,她只是一位平民,一位农妇,一位女教师,一位牧师太太。露西·莫德·蒙哥玛利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爱德华王子岛,打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卡文迪许村一所老式的四周都是苹果园的农舍里,干着各种农活。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美丽的省份之一,它培育了女作家对大自然的终生热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诗意表现。

小露西九岁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写的一篇作文获全加作文竞赛三等奖,十六岁便开始投稿。在三十七岁结婚以前,她读过大学,也做过教师和编辑,但大部分日子过的却是普通农妇粗砺艰辛的生活。嫁给牧师埃温·麦克唐纳以后,除了做妻子和母亲需要做的一切家务事以外,她还要担当起牧师太太的所有“社会工作”,如主日学校、圣诞演出,与各种各样的人谈心……直到1942年4月24日去世为止。在忙碌操劳的漫长岁月里,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每天都要挤出几个小时来阅读与写作,一辈子辛勤耕耘成果累累,共创作了二十多种长篇小说,以及许多短篇小说集、诗歌、自传,还有十卷尚未出齐的私人日记。

编辑 国外评论称《绿山墙的安妮》曾经“如瞬间爆炸般迅速走红”，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李文俊 《绿山墙的安妮》是女作家在1904年她三十岁的时候创作的，曾遭到出版社的五次退稿，终于在1908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出版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一年中重印六次，第二年英国版也印刷了十五次。千百万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女作家家里，希望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有趣的是，大文豪马克·吐温金贵的文字也挤在成堆的信件中，老吐温晚年虚弱凄凉，安妮的故事照亮了他的苦境，他激动快乐地写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确实，作者笔下对大自然的诗意描摹，对乡村淳朴生活、人物的幽默刻画，对一桩桩动人故事的奇巧设置，尤其是对女主人公安妮阳光灿烂般美好性格浪漫情怀的独特塑造，感动了各个阶层各种年纪的读者，受到无数无数小姑娘、小男孩及海员、传教士各色人等的喜爱，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与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

编辑 女作家应读者及出版社之邀，又一部接一部将安妮的故事续写下去，您怎么看这后面的七部小说？

李文俊 我很佩服女作家尽管有点勉为其难，但还是使后七部小说的内容风格与《绿山墙的安妮》基本一脉相承，宛如是一气呵成的，同样在人心注入清新浪漫，引发优美柔情。而且每一部都留下期待，吸引读者急切往下读。它们分别是《少女安妮》（原书名为《阿冯利的安妮》），写安妮在家乡生气勃勃地做小学教师；《女大学生安妮》（原书名为《小岛上的安妮》），写安妮在大学读学士学位，经历交友、恋爱；《风吹白杨的安妮》，以安妮给未婚夫写信的方式，叙述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校长的多彩故事；《梦中小屋的安妮》，写安妮开始了婚姻生活，依然对一切充

满爱心和好奇；《温馨壁炉山庄的安妮》，书中安妮主持着六个孩子的大家庭，至此，她才真正成熟了；《彩虹幽谷》，在这里孩子们长大了，安妮给他们热情、快乐、爱的教育；《温馨壁炉山庄的里拉》，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安妮小女儿的曲折经历。这套系列小说以迷人的艺术魅力展示了异国异地一个少女的丰满的成长过程，征服了全世界女孩子的心，也会给我国老老小小的读者以很好的启迪。

一位加拿大评论家探讨“安妮系列小说”成功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英语国家的人民特别喜欢小姑娘。小姑娘常有的率直的天真，纯洁的幻想，是难以企及的美的境界，是人类内心深处

的渴求。

其实，非英语国家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不太重视了解、尊重少年儿童的人格与心理，这些年在这方面有了些改变。引进这套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帮助我们借鉴西方国家的优良教育理念。

编辑 在阅稿的过程中，我时时体验到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没有时间上近一百年的隔膜感，这是为什么？

李文俊 这正是名著所具有的能超越时代的特点。不仅读者有此感，七十年代以来，文艺评论界也在“安妮系列小说”里发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弗洛伊德的门徒把安妮与其他女主人公作为实例细细解剖，用以证实他们的理论；女权主义者又把这些人物拿来证明女子为保持完整的个性曾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绿山墙的安妮》可贵之处在于用纯真的儿童这面镜子映照出成年人社会的荒诞与悖谬，在那个社会里，违反天性的条条框框已被人习以为常，活泼好奇的儿童不愿接受反倒被视做叛逆。以上这种种说法都有对的一面，但也有偏颇之处。比较客观的观点是认为安妮的故事写一只“丑小鸭”通过坚持自己爱美的天性和纯真的情怀，通过自己的良好行为（自

我牺牲、勇于助人等等),逐渐为周围的人所接受,人们开始看出这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编辑 中国的“安妮迷”们若是听说您走进过被小说描写得温馨暖人的绿山墙农舍,一定会羡慕得要命。您能描绘一下如今的“阿冯利村”吗?

李文俊 小安妮坐过的火车早已不开了,铁轨却还留下嵌在地上。红土路还有,高高的冷杉、白桦及成片成片的苹果树、樱桃树风姿依旧。爱德华王子岛是东西狭长的,过不了多久总能瞥见蔚蓝的大海与红色的灯塔。著名的绿山墙农舍坐落在卡文迪许村(即“阿冯利村”,现为国立公园),女作家是以这幢屋子为创作背景的。现在它是绿山墙农舍博物馆。房子很简朴,木结构,有两层楼,呈曲尺形,家具都很结实耐用。室内再现了安妮、马修、马丽拉的房间,仿佛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女作家的墓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墓碑与绿山墙农舍遥遥相望,小说中令人神往的“情人的小径”、“闹鬼的森林”都围绕在墓地周围。入夜,可以听到“闹鬼的森林”的呼啸和“红色的海滨”的涛声。

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深刻印象的。一个作家在逝世后如此受人爱戴,一个作家的故乡能因为她笔下人物、景物的迷人魅力而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这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编辑 谢谢李先生。愿中国孩子、中国家长、中国老师和中国作家们都喜爱这位加拿大的安妮。

目 录

- 第一章 愤怒的邻居 / 1
第二章 匆匆出售,慢慢后悔 / 10
第三章 哈里森先生在家里 / 16
第四章 不同的观点 / 23
第五章 羽毛初丰的女教师 / 28
第六章 各色各样的男人和女人 / 33
第七章 责任面前 / 43
第八章 玛丽拉收养了双胞胎 / 48
第九章 戴维寻求刺激 / 57



●少女安妮

●少女安妮



- 第十章 事实和幻想 / 67
- 第十一章 一个倒霉的日子 / 75
- 第十二章 一次出色的野餐 / 83
- 第十三章 避免了一场危险 / 92
- 第十四章 假期开始了 / 101
- 第十五章 所向注的事情 / 109
- 第十六章 一连串的事故 / 114
- 第十七章 托利路上的一次奇遇 / 124
- 第十八章 真是愉快的一天 / 133
- 第十九章 事情注注这样发生 / 143
- 第二十章 可爱的拉文达小姐 / 150
- 第二十一章 零星琐事 / 163
- 第二十二章 拉文达小姐的恋爱史 / 168
- 第二十三章 本乡的一个预言家 / 175
- 第二十四章 阿冯利的一场风波 / 184
- 第二十五章 峰回路转 / 196
- 第二十六章 在石屋的一个下午 / 206
- 第二十七章 王子回到魔宫 / 217
- 第二十八章 诗和散文 / 228
- 第二十九章 石屋里的婚礼 / 235

●第一章

愤怒的邻居

在八月万物成熟的一个下午，爱德华王子岛一座农舍的宽阔的红沙石台阶上，坐着一位修长苗条的十六岁半的姑娘，她有一双严肃的灰眼睛和一头被朋友们称为金棕色的头发。她下定决心要口译那么多行维吉尔的诗句。

然而，这是个八月的下午呀，蓝色的薄雾笼罩着丰收在望的斜坡，轻柔的微风在白杨林间调皮地悄声低语。在樱桃果园一角幼小冷杉树的浓密的衬托下，摇曳着一蓬光彩夺目的红罌粟花。这是个宜于幻想的下午，不适合阅读已经丧失活力的拉丁文。不一会儿，维吉尔诗集不知不觉滑到了地上。安妮双手托着腮帮，凝视着雪白的大山似的堆积在哈里森先生房子上空的那簇壮丽而松软的云彩，她的思绪飞向远方一个美妙的世界。在那里，某位教师正致力于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她安排着未来政治



家们的命运,又用雄心壮志激励那些年轻人的思想和感情。

当然,如果重新接触到严峻的现实——不瞒您说,不到万不得已,安妮是很少面对现实的——阿冯利学校似乎并无多少有希望的物质条件,可以培养出名人来;可是,如果一位教师持之以恒地运用她的影响,你就很难估计会产生什么结果了。一位教师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学生,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对此安妮有一套玫瑰般温馨的理想;这会儿,她正置身于一个令人欣喜的场面,那是四十年以后了,她跟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一起——至于他到底为什么出名,她还像处于这近旁的薄雾里一样,不甚明了。不过安妮认为,把他想像成一位大学校长或者加拿大总理倒是挺带劲的——他俯身把脸凑近她那只布满皱纹的手,并且明确地告诉她,正是她首先激发了他的抱负,他在人生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很久以前她在阿冯利学校向他传授的那些知识。这种愉快的想像被一阵十分令人扫兴的干扰击得粉碎。

一头胆小怕事、体型不大的泽西种母牛慌张张地从小路的北头跑过来,五秒钟后,哈里森先生光临了——如果用“光临”来描述他突然闯进院子的行为不算太委婉的话。

他不等打开院门,纵身越过栅栏,怒气冲冲地面对着他吃惊的安妮。安妮这时已经站了起来,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哈里森先生是她们右边的新邻居,安妮虽然看见过他一两次,却从未和他正面相遇过。

四月上旬,安妮还没从女王专科学校回来的时候,罗伯特·贝尔卖掉和卡思伯特家宅相连的农庄,搬到夏洛特敦去了。农庄被哈里森先生买了下来。人们只知道他姓什么以及他是新不伦瑞克人。可是,他在阿冯利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以举止古怪出了名。“一个怪人。”雷切尔·林德太太说。凡是熟悉她的人都会记得,雷切尔太太是位心直口快的女人。哈里森先生显然与众不同——大家都知道,与众不同是怪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

首先，他独自管家，并且扬言不要任何傻女子在他房子周围转悠。阿冯利的女性居民为了报复，到处宣扬关于他在管家和烹调方面的可怕故事。他雇了白沙镇的小约翰·亨利·卡特，那些故事就是从约翰·亨利嘴里说出来的。比如，在哈里森的住宅里，吃饭从来没有固定的时间，哈里森先生饿了就“啃点什么”，如果约翰·亨利碰巧在场，他就进来吃一份，如果他不在，那就要等哈里森先生下一次的饥饿发作。约翰·亨利悲哀地断言，要不是星期天回家好好补充一下，星期一早上他妈妈又总让他带一篮子“吃食”回来，他早就饿死了。

至于洗刷碗盆，哈里森先生决不装模作样去做，除非碰上下雨的星期天。那时他才动手在接雨的大桶里把碗盆统统洗掉，然后放在一边，让它们自己晾干。

而且，哈里森先生还很“小气”。当别人请他向牧师阿伦先生捐助薪水时，他说他要先看看他能从阿伦先生的布道里获得几块钱的实惠——他认为乱花钱没有什么好处。当林德太太去为传道活动募捐——并顺便看看那所房子的内部时，她对她说，在阿冯利的那些老太婆的说短道长中，异教徒色彩比他所知道的任何地方都浓。如果她能尽力使她们皈依基督教，他就乐意为此项事业捐助款项。雷切尔太太拂袖而去，说可怜的罗伯特·贝尔太太安眠在墓穴里面真是幸运，因为如果她看到以前她一向引以自豪的房子竟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准会痛心疾首，不能自己。

“是啊，以前她每隔一天擦洗一次厨房的地板，”林德太太忿忿不平地对玛丽拉·卡思伯特说，“可是你瞧瞧现在的情形吧！我穿过厨房时，只好把裙子拎起来。”

最后，哈里森先生还养着一只鸚鵡，名叫“生姜”。以前阿冯利从未有人养过鸚鵡，因为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有失体面的。那是怎样的一只鸚鵡呀！用约翰·亨利·卡特的话来说，从未见过这么邪恶的鸟。它总是恶狠狠地咒骂。如果卡特太太有把握能



为约翰·亨利另外找个地方，她是会立刻带着他离开这儿的。而且，有一天，当约翰·亨利弯着腰同鸟笼凑得太近时，“生姜”把他后脖子的肉咬下了一片。每逢倒霉的约翰·亨利星期天回家，卡特太太总要让人家看他那块伤疤。

现在，当那显然气得说不出话来的哈里森先生站在安妮的面前时，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她的脑海里闪过。哈里森先生即使是在最心平气和的情况下，也算不得英俊；他又矮又胖，还是个秃顶。这时他那圆圆的脸庞气得发紫，两只凸出的蓝眼睛几乎要从脑袋上暴出来。安妮觉得他实在是她见过的最丑陋的男人。

突然，哈里森先生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不想再忍受了，”他唾沫飞溅地说，“一天也不行，你听着，小姐。天哪，这是第三次了，小姐——第三次！耐性已经不再是一种美德，小姐。上次我警告你姨妈，不准再发生这种事情——结果她让它发生了——她又这么干了——我想弄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到这里来了。小姐。”

“你愿意解释一下出了什么乱子吗？”安妮用她十分威严的口吻问道。近来她一直大量地练习这种腔调，以便开学后维持上课的纪律；可是这对怒气冲冲的哈里森却起不到明显的作用。

“乱子，是吗？哎哟，我想是够乱的了。小姐，乱子是不到半小时以前，我又在我的燕麦地里发现了你姨妈的那头泽西种母牛。请注意这是第三次了。上星期二我发现过它，昨天我又发现了。我曾上这儿来叮嘱过你姨妈，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结果她已经又让它发生了。你姨妈呢，小姐？我只是想见她一面，向她说明我的一点意见——哈里森的一点意见，小姐。”

“如果你指的是玛丽拉·卡思伯特小姐，那么我告诉你，她不是我的姨妈，她到东格拉夫顿去看望她的一位病重的远房亲戚。”安妮说，每一个字都带着更强烈



的威严，“我很抱歉，我的母牛居然闯进你的燕麦地里——它是我的母牛，不是卡思伯特小姐的。三年前，当它还是一头小牛犊的时候，是马修从贝尔先生那里把它买下来送给我的。”

“抱歉？小姐，抱歉是无济于事的！你最好去看看那畜生把我的燕麦地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情景——它把我的麦田里里外外地踏遍了，小姐。”

“我非常抱歉，”安妮语气坚定地重复说，“不过，如果你把你的栅栏好好修修，多利也许就不会闯进去了。我指的是那段隔开你的麦田和我们的牧场的栅栏，那天我发现它不够牢固。”

“我的栅栏没有问题，”哈里森先生^①厉声说道，“即使监狱里的栅栏也挡不住那样一头凶恶的母牛。我告诉你，你这个红脑袋的小家伙，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头母牛是你的，你最好还是留心看管，别让它去糟蹋别人的粮食，而不是远远地坐在一旁，埋头看黄皮面的小说。”他同时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一眼安妮脚边那本无辜的棕黄色封皮的维吉尔诗集。

安妮的头发向来是她敏感的痛处，这会儿除了红头发以外，她的脸也气红了。

“我宁可~~有~~有红头发，也不愿有头上只留下一小圈头发的秃脑壳。”她反唇相讥。

这记反击产生了效果，因为哈里森先生对他的秃头确实非常敏感。他又一次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一言不发地瞪着安妮，这时安妮的火气已经消了下去，开始继续利用她的优势。

“我可以给你留下余地，哈里森先生，因为我有想像力。我能够很容易地想像出你发现一头母牛在你的麦田里该是多么恼火，所以我不会因为你说了那些话就对你产生恶感。我向你保证，多利再也不会闯进你的麦田了。对此我用我的名誉担

① 此处一句删除。下文其他繁复之处亦略作删除，恕不一一注明。
——译注

保。”

“好吧，留心不让它再闯进来就是。”哈里森先生咕哝着说，口气柔和了些。可是他走的时候气势汹汹地加重了脚步，安妮还听见他独自咆哮着，直到听不见为止。

安妮的心境受到了严重的打扰，她大踏步穿过院子，把捣蛋的母牛关进挤奶棚。

“它不可能从那里溜出去了，除非它把栅栏毁掉，”她思忖道，“它现在看上去很安静。我想，它准是吃那些燕麦把肚子吃坏了。我悔不该上星期希勒先生要它时没有把它卖掉，不过我想还可以等以后拍卖牲口时一块儿脱手。人们说哈里森先生是个怪人，我相信这话并没有错。毫无疑问，他身上决不可能有和我情投意合的东西。”

安妮一直在留心寻找情投意合的知音。

安妮从棚子回来时，玛丽拉正在把马车赶进院子。安妮急忙去准备茶点。喝茶的时候，她们一同商量这件事。

“我巴不得把它卖掉呢，”玛丽拉说，“家里喂这么多的牲口，除了靠不住的马丁，没有人看管它们，这个任务真是太重了。马丁还没回来，他亲口答应，如果我给他一天的假去参加他姨妈的葬礼，他肯定会在昨天晚上赶回来的。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个姨妈。自从一年前他受雇到这里，这是第四个姨妈去世了。等到庄稼种进地里，巴里先生接管农场时，我就谢天谢地了。在马丁回来以前，我们只好把多利关在棚屋里，尽管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后面的牧场上去，可是那里的栅栏早该修了。可怜的玛丽·基思快要死了，她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可完全不知道。她有个小叔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她已经写信跟他说了他们的事，可是还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孩子长得怎么样？多大了？”

“六岁多——他们是双胞胎。”

“哦，自从哈蒙德太太生了那么多双胞胎以后，我一直对双

胞胎特别感兴趣，”安妮热切地说，“他们漂亮吗？”

“我的天，没法说——他们太脏了。戴维一直在外面做泥饼，多拉出去叫他进来，戴维把她推进最大的泥饼里。看到她哭了，他就也跳进去，在里面打滚，向她表明这没有什么好哭的。玛丽说，多拉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可那个戴维却整天调皮捣蛋。可以说他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他还在襁褓时他爸爸就死了，差不多从那以后，他妈妈就一直病着。”

“我一向对那些没有受到教育的孩子深表同情。”安妮严肃地说，“你知道，在你收养我之前，我也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我真希望他们的叔叔会照顾他们。基思太太和你是什么亲戚？”

“玛丽？什么也不是。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三代表亲。瞧，林德太太穿过院子来了。我想她准是打听玛丽的事情来的。”

“别告诉她关于哈里森先生和母牛的事。”安妮恳求道。

玛丽拉答应了；然而这种答应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林德太太刚坐定，就开口说道：

“今天，我从卡莫迪回来时，看见哈里森先生正在把你的母牛赶出他的麦田。我认为他看上去简直气疯了。他闹得凶不凶？”

安妮和玛丽拉偷偷地交换了一丝感到有趣的微笑。阿冯利的事情很少能逃过林德太太的眼睛。就在那天上午，安妮还说：

“如果你半夜三更回到自己的屋里，锁上房门，拉下百叶窗，然后打个喷嚏，第二天林德太太就会问你感冒厉害不厉害！”

“我想他是闹得挺凶的，”玛丽拉承认说，“我不在家，他给安妮提了一点意见。”

“我认为他是个很讨厌的人。”安妮说着，愤慨地昂了一下红脑袋。

“说得再对不过了，”雷切尔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早在罗伯特·贝尔把他的家宅卖给新不伦瑞克人的时候，我就知道少不了要有麻烦，就那么回事。这么多的陌生人蜂拥而来，我真不知道阿冯利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久以后，咱们晚上睡觉也要提心

